总　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在1979年至2005年的26年间，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从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183956.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5年的1404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5年的3254.9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343.4元提高到2005年的10493元。中国人民正在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甜蜜果实：不消说早年曾被当做“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生活”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习以为常，而且私人汽车、花园别墅、出国旅游这些曾经谁都不敢奢望的生活对于不少人来说也已经成为现实。

然而，好东西往往要付出代价。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气候的变暖、资源的短缺等等，便是人类为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中国人民在享受现代化建设甜蜜成果的同时，也正在“饱尝”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所带来的苦果。

例如，我国城市的大气和水污染问题就十分严重。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2005年，工业固体废物达1.3449亿吨，城市垃圾年产量达1.5亿吨，其中大多数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2005年监测的522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只占4.2%。我国城市空气中的颗粒物或二氧化硫含量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每年约有20万人因室外空气污染死亡，1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死亡，约1100万次急诊是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去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和今年的太湖蓝藻事件，更使国人惊愕不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又如，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2005 年中国环境公报》显示，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356 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37.1%。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 1.5 万多平方公里，新增草地退化面积 2 万平方公里、土地“沙化”面积 2460 平方公里、土地“石化”面积 2500 平方公里。2005 年，中国全海域发生赤潮 82 次，和 2004 年相比，有毒藻类引发的赤潮次数和面积大幅增加。

再如，自然资源短缺并且开发利用不合理。水资源紧缺是我国最严重的资源危机，目前有 100 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的人均耕地仅 1.4 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一半。我国人均森林占有面积为 1.9 亩，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五分之一；人均森林蓄积量为 9.048 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蓄积量的八分之一。据估算，我国因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破坏和废弃的土地近 2 亿亩，其中仅采矿破坏的土地约为 9000 万亩，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变大，每年有百万亩新增的废弃地得不到及时复垦。

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使人与自然之间变得不和谐，而且也使人与人之间变得不和谐，近年来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冲突事件有增无减。所有这些都正在催醒中国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迫使政府和民众更加重视生态保护。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天人合一”理想，经过长时期的沉寂之后，再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极大反响。近年来，诸如“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绿色 GDP”、“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文明”等概念便成为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议论最多，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我自己对“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情有独钟，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弘扬的人类理想发展状态。

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如果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视角来观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发展，那么可以说，生

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迄今最高的文明形态。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颖状态，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和升华。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生态的组成要素之一，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建设生态文明，归要结蒂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自身是生态文明的主体，处于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地位。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人类积极地与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消极地无所作为。换言之，“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也正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归宿。

从去年开始，中共中央编译局与中共厦门市委市政府联合设立了一个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课题，试图从理论上对厦门市建设生态文明的经验和教训作一系统的总结，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国外建设生态文明的做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中央编译出版社与课题组的同志决定联合编辑出版一套《生态文明系列丛书》，以便汇集局内外关于生态文明的若干重要研究成果。作为该课题的总负责人，我十分赞同这一设想。如果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并对各级政府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则幸甚。

是为序。

俞可平

2007 年 6 月 7 日夜于方圆阁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马克思有生态思想吗/ 1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 2

二、生态社会主义/ 5

三、马克思的生态学/ 9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从技术批判到生态危机理论/ 13

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生态学批判/ 20

一、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技术悲观主义/ 21

二、马尔库塞从技术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转向/ 24

第二节　莱斯与阿格尔创建生态马克思主义/ 32

一、莱斯提出了控制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点/ 32

二、莱斯和阿格尔共同创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 40

第二章　奥康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 47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 48

一、资本主义的第二类矛盾理论/ 48

二、双重危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体现/ 54

第二节　双重危机的根源/ 61

一、资本积累无限扩张/ 61

二、全球性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 69

第三节　解决双重危机的初步构想/ 77

一、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77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 79

第三章　克沃尔：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83
第一节　对生态改良主义的批判/ 85
一、对科学技术改良方案的批判/ 86
二、对资本主义生态经济的批判/ 89
三、对资本主义生态哲学的批判/ 93
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两项基本原则/ 99
一、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99
二、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态化生产/ 101
第三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 104
一、发现并激活生态系综/ 106
二、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 110
三、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 112
四、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 115
第四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原则/ 117
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117
二、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生产与分配制度/ 119
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122

第四章　福斯特与伯克特：马克思的生态学/ 126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与生态学家之间关系的新论证/ 128
一、马克思对李比希新陈代谢思想的吸取和运用/ 130
二、马克思对达尔文进化论中生态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132
三、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对后来社会主义者的影响/ 134
第二节　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论证/ 135
一、符合物质规范和社会规范相结合原则/ 135
二、符合相关整体论原则/ 137
三、符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13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符合教育与实践相统一原则/ 140
第三节 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发掘/ 141
一、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思想/ 141
二、劳动价值论中的生态思想/ 144
三、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 151

结束语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154
第一节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成果/ 154
一、全面论述了资本和市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159
二、系统地发掘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 163
三、指出了共产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 168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 171
一、关于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 172
二、关于人口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论述/ 181
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学论述/ 189

主要参考文献/ 201

后记/ 208

序　言

马克思有生态思想吗

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空前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步完善的时代，也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不断深化、社会财富不断积聚的时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总结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时毫不否认资产阶级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比人类在其它社会历史阶段所创造出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但是，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期，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生活资料不足的问题，马克思在描述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特别强调的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在此物质基础之上才能够谈论和设计人类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因此，把生态学作为一种专门的、系统的、包含社会属性在内的科学来设计和研究，并不是马克思和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主要任务；同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还没有达到危害人类继续生存的程度。但是，马克思本人对于生态环境的理论关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马克思本人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同时十分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直接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

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 并且，马克思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② 方案。马克思的这些哲学思想与现代的生态学思想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都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甚至在哲学思维方面远远超越了当代生态学的视野。

由于社会实践和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马克思的后继者们相对地忽视了马克思对生态环境理论的终极关注。随着 20 世纪 60—70 年代现代生态学的兴起和现代工业社会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目光转向现代生态学。他们在继续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将解决资本主义各种生态危机的方案寄希望于现代生态学，并尝试各种方案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生态学相融合，从而创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说。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至今，大致经历三个理论阶段，分别为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EcoMarxism）、生态社会主义（Ecological Socialism，Ecosocialism）和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必然结果，而马克思的生态学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初步回归。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的关注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和赫勃特·马尔库塞，之后经过马尔库塞的学生威廉·莱斯及其追随者本·阿格尔的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得以创立。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认为：第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控制自然、最终从自然的必然统治下解放的唯一途径。第二，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扩大再生产因为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化而中断，资本主义随之解体。而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0 页。

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看到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两种结果，他们看到的是：第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没有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第二，由于资本主义采取国家干预政策，工人阶级并没有处于极端贫困当中。第三，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第四，人类并没有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中获得解放，建立“自由王国”；相反，人类自身日益受到来自科学技术的奴役和统治。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怀疑和争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其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阐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人类从自然界中的分离和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和支配，但是科学进步也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会中的劳动异化，使资本主义专制统治工具更加完善，表现出技术悲观主义。法兰克福的另一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虽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技术悲观主义，但是他更多地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在1968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认为技术虽然是造成资本主义“单向度（one-dimension）”的主要原因，但是自动化的科学技术可以消除人类劳动的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因此，第一，必须改变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和目的，使技术从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第二，必须改变现存技术的存在形式，使其从资本主义的“技术合理性”转变到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激发人类潜力的“后技术合理性”。[①] 在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使资产阶级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被污染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②] 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

① H. 马尔库塞著，张峰、吕世平译：《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43页。

② 转引自李清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身的生存。

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些思想基础之上，经由莱斯，最后由阿格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步完成的。莱斯1972年在《自然的控制》中继承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观点，他指出：把自然界当作商品加以控制，把控制自然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竞争的工具，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普遍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在1976出版的《满足的极限》中，莱斯指出：人类本身的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在垄断的资本主市场上已经被打乱和扭曲，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高度集约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寻找到替代方案。阿格尔在1975年出版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以及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生态学说的研究成果，使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渐趋于完整和成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马克思与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批判的正确性，但是并不承认经济危机是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使工人阶级并没有出现极端贫困现象，经济危机难以大规模爆发。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加强对社会和自然的控制，导致了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严重地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以生态危机换取或延缓经济危机，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得不让位于生态危机理论。

第二，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异化消费理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而构造出的一个相对概念，指的是人们用获得“虚假需求”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异化劳动的消费生活方式，从而使资本主义实现以生态危机换取或延缓经济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劳动的异化才导致了人类对异化消费的依赖，迫使资本主义工业加速生产，以满足虚假的异化消费，从而维护资本主义

的合法性。垄断资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的扩大再生产纯粹是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异化消费，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无以复加的生态灾难，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存在。

第三，建立需求理论，消除异化消费。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关于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经不再适用，资本主义危机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工业增长，不得不向人们提供超越人们“真正需求”的异化消费商品，最后使得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共同面临生态危机。因此，首先要缩减需求，重新思考，从异化消费当中解脱出来。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出具体的需求理论，而是受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发，提出了人的幸福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的抽象的观念。

第四，建立“稳态”经济模式，控制生产过度发展，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曾经提出管理生产资料与拥有生产资料同样重要的思想；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曾经提到过使经济和人稳定化的思想；而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则提出既能够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够尊重人性的“民主技术”或者“具有人性”的小规模技术。生态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穆勒和舒马赫等人的思想，提出了“稳态”经济模式，不断缩减和分散庞大的工业经济体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使人类的劳动和生产真正根植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之中。

二、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影响而交互发展的产物，基本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萌芽时期，80 年代的发展时期，90 年代的成熟时期以及 90 年代之后的转型期。90 年代之前的生态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征，而 90 年代之后的生态社会主义则具有明显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特征。生态社会主义属于绿色运动中的左翼，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属于左翼中的左翼。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绿色运动肇始于 1962 年，美国生物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揭示了植物与动物之间相互联系以及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各种复杂方式，揭露了人类滥用化学药剂和农药给全人类自身带来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强烈呼吁人类走出征服自然的恶性循环。1968 年，“罗马俱乐部”在意大利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伊博士倡导下成立，以探讨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在和未来的困境。1970 年 4 月 5 日，美国爆发了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 30 万人大规模示威游行，“世界地球日”由此而立。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指出如果不改变现行工业国家的生产方式，世界人口和经济将会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他们揭露了“无限的经济增长”是当今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源，激起了全球性的环境研究和绿色生态运动热潮。1972 年，第一个绿色政党（新西兰价值党）诞生于新西兰，之后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各自的绿色政党。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环境运动又与民主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相结合，从而成为全球性的绿色社会运动。在绿色社会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从哲学批判到社会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的理论转向，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相互结合的理论契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开始得以确立并日臻完善。

生态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主要代表是德国绿党的理论家鲁道夫·巴赫罗。巴赫罗倡导“社会生态运动”，并不断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共产主义运动和绿色生态运动的结合，被誉为“西方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的代言人”。1980 年 1 月，德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组织的“绿党”，并公开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标志着生态社会主义的诞生。在 7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虽然最终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但是缺少系统的理论成果。这种口号主要是作为一种对现存的垄断资本主义现状不满而进行反思的政治表现形式，以及为改变现状而在理论上对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探索。

生态社会主义在 80 年代表现为绿色生态运动继续高涨和理论构建。1987 年，国际绿党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在生态社会运动基础上形成的绿党

已经成为80年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不断成熟和壮大的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也不断得到发展。在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者主要吸收了莱斯和阿格尔的思想，并对生态运动的现实进行了总结。法国左翼理论家安德烈·高兹发表了《作为政治的生态学》，坚持认为社会生态运动必须成为一个更加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看重生态运动本身，将生态运动进一步政治化。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教授大卫·佩伯也发表了《现代环境运动的根源》，对生态运动进行了反思。在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要求，在社会生态运动中占有相对的主导地位，初步实现了绿色生态运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向。

90年代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成熟的时期。瑞尼尔·格伦德曼在1991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佩伯在1993年出版了《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高兹和劳伦斯·威尔德在1994年分别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和《现代欧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著作。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学家在吸收世界绿党和绿色运动的生态学、社会责任、基层民主和非暴力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为指导重返人类中心主义，抛弃了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和资本主义积累本身的逻辑，更加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之上明确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初步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第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相关论述，既反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也反对主流绿党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佩伯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强调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体。

第二，经济原则。生态社会主义反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乌托邦思想和复古思想，也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和前苏联社

会主义高度集权化的经济，提倡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折衷、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相互补充的“混合型”经济。生态社会主义也反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和阿格尔提出的“稳态经济”，而主张在公有制和民主管理的基础上适当的经济增长。

第三，政治原则。生态社会主义强调基层民主或者民主自治，主张政权机构应由基层民主选举产生以及政治权力应始终放在基层；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权力资源分散化。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上，主张采取非暴力斗争。在国际关系上，反对超级大国争夺，反对核试验，鼓励各国裁军；强调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反对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更反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反对现代民族国家，主张建立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社区等。

90 年代之前的生态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征。90 年代之后，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渐进入低谷。面对全球变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放弃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虽然他们还留有 9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子，但是，他们开始寻找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后的生态社会主义之路。美国绿党的约珥·克沃尔教授提出了具有明显生态马克思主义特点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公有制原则。克沃尔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条基本原则，即公有制和生产者的自由联合。社会民主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而苏东社会主义虽然实现了公有制，但是，由于劳动者缺乏民主，实际上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经济原则。克沃尔同意佩伯关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原则，但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必须符合生态化生产。克沃尔根据早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消费异化”理论以及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理论，提出了“需求的极限”口号。从控制人类的需求开始，按照热力学原则控制生产过程，并在交换领域坚持以使用价值替代交换价值。

第三，政治原则。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全

球化之后的社会。为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克沃尔并没有生搬硬套绿色运动的非暴力原则，而是认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可以采用马克思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的思想和手段。克沃尔也放弃了某些绿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而提倡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党，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三、马克思的生态学

无论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中，还是在古希腊罗马哲学甚至神话传说中都能够发现生态学的思想萌芽。但是，把生态学作为一种系统的自然科学来研究却源于德国动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他在1866创造了“Ecology”这个生物学名词。其中“Eco”表示“家园”，按照中国汉字的理解应解释为“家”和“园”两部分，“家”表示动物的栖息地，“园”表示动物栖息地周围的生存环境；词尾“log”（logic 逻辑）表示万事万物之间的本质关系及如何表达这种本质关系。因而，“Ecology”这个单词的原创意义就是指动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随着人类对生物与环境之间逻辑关系认识的不断加深，“E-cology”这个生词所蕴含的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环境与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逐渐凸现，进而扩展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就产生了现代的生态学思想。生态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可分为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等等；按其研究范围来说，又可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进一步使生态学逐渐脱离生物学领域，而进入到政治领域，上升到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本质关系的研究，从而催生了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文化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艺术生态学等等。

在构建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其代表人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马克思联系起来，但是，对于马克思本人是否是一位生态学家，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就在争论的各方都在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寻求理论支持和批判灵感的时候，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一书。福斯特跟随马克思的生命和理论足迹，以充分的理论根据展示了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福斯特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将现代生态学原则嫁接到马克思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将社会主义嫁接到现代生态运动，这两种嫁接都不能够彻底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灾难问题。福斯特分析了生态学的唯物主义起源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回击了西方环境保护主义对马克思缺乏生态学观念的指责，围绕以下三个主题，以雄辩的事实恢复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

第一，自然与人。福斯特指出，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恰恰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始终关注的内容。现代西方生态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完全可以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给予解释。如果没有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的理解，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同时也不可能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因为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与生态学世界观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总结了唯物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漫长斗争中创立的，从而确立了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自然是人化自然的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换的中介。为了消灭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人的“联合”和“联合产品”这个概念，对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人和自然的异化，建立共产主义理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通过这种“联合”而废除私有制才得以实现的。马克思创立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①] 人的自然本质和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只为人类的联合体而存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再因为私有财产的建立和财富的积累等这些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力而异化，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福斯特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特别是认真地研究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归纳出马克思生态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主张，从而为当今的生态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二，自然与社会。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是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重点。福斯特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在其《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专门用“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章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恶化的生态学分析。马克思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也正是在这种系统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得以统一。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剩是由于谷物按算术级增长而人口是按几何级增长的结果。而在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相对于谷物的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马克思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两个来源，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对土地的剥夺；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代谢。因此，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断裂，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最后，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现代生态学概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